

朝鮮王室白瓷的生產體制與變遷

■ 方炳善

朝鮮時代（1392-1910）的王室瓷器是白瓷。朝鮮時代，王室生活的指向及源泉是性理學，其基本就是勤儉和節約，並希望能夠將節用這一理念反映在器物上。與高麗時代（918-1392）不同，生產朝鮮王室專用白瓷的司饗院設置了分院，爲了迎合王室的喜好，從工匠到原料、紋樣以及器形，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預。因此，雖然朝鮮白瓷在整體上都體現著節制的美，但也會根據時代的不同從而產生一定的差別。

朝鮮王室與白瓷

朝鮮初期，隨著繼承高麗時代青瓷的粉青沙器在全國範圍內生產，又創造出了另一種新的陶瓷傳統。不僅是王室，就連普通的仕紳們也都在爲這種承載著新的生活氛圍、技法多樣且獨特、風格諧謔且破格的粉青沙器連連歡呼。（圖1）與高麗時代大規模的青瓷窯場不同，粉青沙器主要是在全國各地的中、小規模窯場進行生產。每個窯口都有其自身的地域性特徵，是朝鮮前期的一百五十餘年裡，粉青沙器的主要生產基地。

另外，在朝鮮白瓷被指定為朝鮮王室器皿的過程中，世宗（1418-1450 在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時，世宗借助父王太宗（1400-1418）強有力的王權構築，在接受明的制度和文物的同時，爲尋找適合朝鮮嗜好的器物而竭盡全力。十五世紀，世界陶瓷的潮流已經從青瓷進入到了白瓷。朝鮮初期，來往朝鮮的明朝使臣帶來之禮物中就有很多中國的青花瓷。

當時經過明朝永樂、宣德年間（1403-1435）後，中國國內形勢穩定，也實現了文化產物的整頓。從元代中期開始以現在的江西景德爲中心，製作的青花瓷在當時達到了全盛期。來往於朝鮮的明朝、琉球和倭國等國的使臣們，將中國景德鎮和龍泉的白瓷、青花瓷、青瓷等賜給或作爲禮物送給朝鮮的皇帝和大臣們。青花瓷是元代使用從伊斯蘭進口的鈷顏料，在白瓷基礎上進行作畫後，入窯燒製，燒成後紋樣呈藍色的瓷器，是世界陶瓷史上繪畫和工藝正式結合的證明。

隨著青花瓷在朝鮮朝廷的亮相，朝鮮開始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力量製造這樣的器皿。它與用什麼來製作和高麗不同且符合朝鮮實情的器皿這一問題是一脈相承。隨著這種苦惱的具體化，最終，進入世宗時代後，在綜合整理全國物產的同時，要求構建全國陶瓷的相關數據庫，《世宗實錄·地理志》就承擔了這一角色。在對全國瓷器和陶器生產條件進行調查後，世宗選擇了白瓷作爲王室器

皿，爲了生產高品質的白瓷，王室直接參與了生產。¹

《世宗實錄·地理志》記錄了全國各郡、縣陶器和瓷器的生產與否，並將其質量分爲上、中、下進行標記。據推測，這裡說的瓷器是指白瓷和質量較高的粉青沙器。只有京畿道的廣州和慶尙道的尙州和高靈才能生產出最上品的瓷器，從高麗時代青瓷的生產發源地——康津和扶安被淘汰來看，朝鮮的政治家們似乎已經內定了白瓷爲王室的新器皿。世宗朝的紀錄中也有新的白瓷將被用作王室器皿這樣的內容，在這樣的推進和贊助下，朝鮮的王室器皿被確定爲白瓷，至此開啓了朝鮮白瓷的新時代。

王室白瓷的生產體制

一、廣州官窯與司饗院

進入朝鮮王朝以後，對高麗時代制度的各種改革措施，也有因性質不同被推遲並原封不動地繼續維持下去的。高麗時代國王的飲食，

即御膳，由司饗負責，其在朝鮮時代 1405 年時屬於吏曹。² 當時，司饗房是沒有正式品階的王室直屬機構，有時也會由內官來傳遞任務。

雖然無法得知朝鮮初期司饗房的準確人員，但率領差備的人數約爲 301 人，大部分都是屬於內侍府的宦官。³ 從太宗年間的紀錄來看，各殿的司饗房裏有負責器皿的人，如果器皿丟失或破損，就要補充。即，朝鮮初期王妃殿或大殿由司饗房來單獨管理器皿，後代的文獻將其記錄爲沙器城上。

終於，世祖十三年（1468），一直不受祿兼職的司饗房更名爲司饗院，並且受封了祿官。⁴ 改名爲司饗院後，任命了正式領取俸祿的祿官，這意味著司饗院的工作比以前有所增加，也形成了框架。此前，司饗房有多名兼職官員，但並沒有專門負責司饗院事務的官員。

司饗院的最高負責人都提調由侍臣和大君兼任，其下設由王室宗親等擔任的提調和副提調。因此，司饗院具有了根據王室的嗜好和意圖生產王室器皿的直屬機構和特別機構的性質。在司饗院更名前一年的紀錄中，工曹中，除去進貢的白瓷和之前燒造的瓷器，從現在開始公私之間都不能生產使用，若有違反的人，連工人都會降罪。此外，爲防止藉公事之由私自燒造的弊端，命令凡出白土之處，所在邑禁止盜用，均記於帳簿，藏於工曹和承政院。⁵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進入世祖年間（1455-1468）以來，王室瓷器窯場雖然還沒有設立，但是存在著生產王室白瓷的廣義官窯，爲此設置了白瓷的使用限制和白土的「看守」人員。此外，還嚴格管理貢瓷本身使用目的以外的使用，並處罰私自製造器皿的工匠，以通過器皿來維持身份秩序。



圖 1 15 世紀 粉青沙器鳥魚紋倭壺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住友集團捐贈 / 安宅收藏） 六田春彦 MUDA Haruhiko 攝影 取自該館網站：http://jmapps.ne.jp/mocoor/det.html?data_id=1495，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二、分院之設置與運營

朝鮮時代的王室瓷器是由廣州一帶的官窯製作。初期，在官窯工匠常駐，由中央派來的官吏負責監造生產器皿。雖然無法得知確切的時期，但後來設立了司饗院的分院，官吏們常駐，並參與挑選工匠和窯場運營的全過程。此後，司饗院分院就開始介入了廣州一帶王室瓷器窯場的一切事務。

在廣州設立官窯的原因可以從《世宗實錄·地理志》中看出。本書收錄有關陶瓷的內容中，



圖 2 16 世紀 白瓷鐵繪繩紋瓶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treasure/view?relicId=2224>，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全國郡縣範圍內瓷器所（139 個）和陶器所（185 個）的紀錄。但遺憾的是，想要從今天的角度來解釋這些資料還存在幾個問題。首先，《地理志》編纂時，當時各地方的名稱大部分與現在的地名不一致，僅憑地名是不可能考證現場的。由於缺乏彌補這一缺陷的學術性窯爐發掘和調查資料，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另外，當時以什麼標準區分瓷器和陶器？明確的標準是什麼還沒有被查明，因此很難解釋貼在各瓷器和陶器上的上、中、下的質量標準。當然，以器皿的品質為標準是理所當然的，除此之外，很有可能還考慮了該窯場的生產規模和數量等方面。

《世宗實錄·地理志》出現的瓷器所中，上品共有 4 處，只有廣州的伐乙川、高靈的曳峴里、尙州的楸縣里和己未隈里。在設置王室瓷器窯場時，首先要考慮的是運輸的便利。若想將大量器皿安全運送到漢陽昌德宮等地，水路比陸路更為安全。另外，是否在附近能夠很容易獲得優質原料和燒柴用的木材也是先決條件。考慮到這兩個條件，在距離首都漢陽較近，且燃料和原料容易獲得的京畿道廣州設立王室瓷器的官窯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樣的原則下，在京畿道廣州一帶設立了司饗院的分院。

另一方面，在分院做工的沙器匠，國初《經國大典》中登記有 380 人，分左右，各管理 190 人。但從現實情況看，有時也無法填滿這一數目，而且各個時期的應役方法也有所不同。十九世紀純祖三十三年（1832）記錄，分院匠人有 500 名，每年有 150 名輪番應役，可以看出分院在減少參與燔役的工匠數量。⁶ 這個數字在 1898 年出版的宮內刊物《完文》中又減少到了 116 名。⁷



圖3 15世紀 白瓷象嵌蓮花唐草紋碗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search/view?relicid=1766，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

王室白瓷的變遷

一、朝鮮前期（十五～十六世紀）

朝鮮王室並沒有從開國初期開始就使用釉面潔白，質地堅硬的朝鮮白瓷。朝鮮初期使用的器皿是粉青沙器，白瓷中也有像高麗白瓷一樣的軟質象嵌白瓷。十五世紀中期，硬質白瓷和青花瓷才開始依次製作。

朝鮮白瓷不僅與高麗白瓷原料不同，而且燒造方法和裝飾也不同。這種新器皿的出現與高麗時代瓷器製作的傳統不同，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影響。但其中也使用了與高麗時代瓷器相似的技法——象嵌白瓷。（圖3）朝鮮的象嵌白瓷大概是十五世紀上半葉在京畿道廣州官窯一帶製作的。1468年分院成立，十六世紀青花瓷的生產正式開始後，象嵌白瓷的生產量有所減少，只在部分地方窯出現，且十七

世紀以後就很難再找到了。從技法上看，與高麗的象嵌青瓷不同，很多都是在陰刻的紋樣上面用毛筆輕輕地塗上象嵌土。省略了刮除象嵌土的過程，形成了更加簡略而迅速的裝飾方法。

另外，在世宗七年（1425）的紀錄中，曾下令廣州牧使精造10個獻給明朝的大、中、小白瓷獐本（獐本，酒器，形如鼗鼓，腹有口，俗號獐本）。⁸這就反證了當時廣州一帶存在著生產優質白瓷的窯場。作為白瓷紀錄的有力資料，在可以與廣州牧的上品瓷器所比定的樊川里窯址中，也確認了象嵌和印花技法的粉青沙器、以及黏著匣鉢的白瓷片等。

此外，世宗十五年（1433），世宗提到自己的器皿全部都用瓷器或者漆器。世宗二十九年（1447）下達了將文昭殿和輝德殿上使用的金銀器用白瓷器來替代的旨意，由此可見，在

世宗朝白瓷已成爲王室器皿。⁹

在朝鮮初期白瓷的產地——京畿道廣州市牛山里一帶的出土資料中，有「王」、「中」、「殿」等銘文白瓷，這些器皿可能是由王室使用的。另外，還出土了生產這些白瓷的樣品——「見樣」銘的白瓷，由此可知，只要送來了一定樣式的樣品，就會以此爲基礎來進行製作。

如此，十五世紀中期以後，白瓷確定爲王室器皿，其種類有鉢、碗、瓶、壺、祭器、硯滴、盞、香爐等，十分多樣化。器形上有折腰形的碟子、近似算珠的扁平罈子、碗口外翻的U型碗（見圖3）、被稱爲玉壺春的小口外翻短頸圓腹瓶（見圖2）等。另外，在朝鮮時代，王室用的明器、胎壺、墓誌銘等等，都是用白瓷製作而成的。其中，「胎壺」是指保管朝鮮時代王室子孫胎盤的罈子。在朝鮮時代王室中有一種風俗，妃嬪產下王子王女後，嬰兒的胎盤要十分珍視謹慎地處理。朝鮮初期的胎壺材質有陶器、粉青沙器、青瓷、白瓷，十六世紀

以後粉青沙器胎壺逐漸消失，過渡到了白瓷。（圖4）胎壺由內壺和外壺組成，胎盤裝在較小的內壺中後，將內壺裝在大的外壺裏，最後蓋上蓋子進行密封。根據胎壺的選定與奉送節次來製作儀軌，在明堂地——泰峯建造石函，建造完成後將其放入石函中，與記錄嬰兒誕生日和藏胎日的胎誌石一起埋葬。

接下來，用鈷作顏料的青花瓷以及用氧化鐵作顏料的鐵繪白瓷等彩色瓷器，是從朝鮮前期開始製作的。後期則是主要製作使用氧化銅爲顏料的釉裡紅白瓷和釉料中酸化鐵含量較高的黑釉瓷。以王世子用爲目的製作的朝鮮青瓷，即胎土是白瓷，但釉料是使用青瓷釉料的白胎青瓷，在十七世紀中期以後也未能持續製作。朝鮮白瓷的著色只使用了釉下彩顏料，原料也限定爲鈷、氧化鐵、氧化銅。因此，呈色也只有藍色、褐色、紅色，這與擁有各種釉上彩顏色的中國及日本陶瓷不同。其理由是，沒有引進釉上彩技術並且沒有進行自主研發，而且由



圖4 18世紀中半 正祖 白瓷胎壺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取自宮中遺物展示館，《胎壺特別展》，首爾：國立古宮博物館，1999，頁41。

於沿用儒教性理學——節用的裝飾思想，似乎沒有感覺到釉上彩的必要性。

朝鮮白瓷的製作是從尋找強度高、鐵分少、呈色優秀的白土開始。選定好的土用船運到分院後，開始過濾雜質、攪拌成形。雖然主要使用轆轤，但象形或多方形器皿有時也會使用模具，依次將各個面接合或等成形後再挖空內部。成形後或是雕刻，或是直接送入900度左右溫度的窯爐中進行初燒。初燒結束後，或是使用各種顏料進行繪畫，或者為器物進行整體上色。釉料是用木灰和長石、白土等混合而成的。二次燒成時，貢瓷使用一匣一物，市場用瓷則是一匣多物。一般來說，需要在1250度左右的高溫下進行還原焰燒成，因此消耗了很多木柴。

特別是在朝鮮時代，窯爐的最後一間坡度和緩，不易產生熱量，一般作為初燒間來使用。在燒窯結束後冷卻兩天左右，再拿出器皿進行篩選，即使燒得再好，也有在司饗院本院遭到拒絕的情況。窯爐類型是利用山脊傾斜度而建造的登窯，最多由十多個燒成室組成。窯爐的結構基本上是傾斜的單室窯，十五世紀時在窯爐內部設置了多個分焰柱，十七世紀以後在分焰柱的基礎上追加設置了黏土壁，從而發展成為了傾斜階梯式分室窯。（圖5）十九世紀以後，各個隔間的寬度逐漸變寬，燒成室的數量也逐漸增加，不斷為擴大產量做出了努力。

另外，朝鮮時代的青花瓷被認為是在高麗末期到朝鮮初期首次從中國流入的。從世祖元年（1455）的紀錄來看，在中宮廚房用花瓷器代替了金盞。¹⁰在這裡，花瓷器指的就是青花瓷。遺憾的是，朝鮮需要從中國進口青花瓷製作所必需的青花顏料，因此與其他器皿相比，需要龐大的製作費用。顏料的進口由出使燕京



圖5 1640年代 廣州仙洞里4號窯全景 作者攝

的畫員負責。再加上當時中國也要從阿拉伯進口「回回青」，因此其價格只可能是高價。

朝鮮青花瓷的製作始於世祖年間。¹¹高麗大學博物館收藏世祖二年（1456）製作，世祖岳母的〈青花仁川李氏墓誌銘〉就證明了這一點。青花瓷的用途是用作王室進行各種宴會時的龍樽或花樽等，壺、盞、瓶等則是下賜品，通常作為禮物送給各官府或大臣們。

朝鮮時代繪畫中出現的主題和筆法在青花瓷上也能看到，這是因為青花瓷的紋樣是由圖畫署的畫員負責的，所以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¹²強調繪畫性的朝鮮青花瓷反映了當代的畫風，很好地體現了朝鮮時代繪畫中留白和空間活用等美學特徵。



圖 6 1489 青花弘治二年銘松竹紋壺 韓國東國大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6Qj1kr>，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圖 7 16 世紀 青花梅鳥紋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treasure/view?relicId=2074，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例如〈青花弘治二年銘松竹紋壺〉（圖 6），瓶口內部有「弘治二年」的銘文，破損修理後，現在僅存「弘治」二字，製作於明弘治二年，即 1489 年，是典型的 S 型梅瓶，瓶口較寬。紋樣是以垂直構圖為主，沒有留白，比起竹子左右搖曳的野趣，更突出裝飾華麗的宮廷取向。蒼勁有力的松樹和像機器人手臂一樣鋒利的枝幹，是十五世紀後期到十六世紀繪畫中，松樹表現中經常出現的形式，傾斜的竹枝和竹節非常生動，充分展現了朝鮮初期墨竹畫的一面。

〈青花梅鳥紋壺〉（圖 7）是朝鮮時代前期經常出現的以花鳥為主題之青花瓷中的代表作。腹部有兩隻停在向旁邊延伸的梅花樹枝上的鳥和菊花，蓋子上有竹子，用「沒骨」技法充分展現留白美的同時，將竹葉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此外，還出現了象徵王室的龍紋和描摹畫譜畫出的花鳥紋以及人物紋等豐富多彩的紋飾。這些紋樣與繪畫的畫風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差異，似乎是直接轉移到陶瓷上的，也為朝鮮前期繪畫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參考價值的資料。此外，還製作了鐵繪白瓷（見圖 2），而使用氧化銅作為顏料的釉裡紅白瓷在朝鮮前期並沒有製作。可能是因為當時紅色具有濃厚的吉祥意涵，所以王室工藝品中限制了它的使用。

二、十七世紀

壬辰倭亂（1592-1598）和丙子胡亂（1636-1637）給朝鮮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衰退和社會變動。以瓷器生產為例，很多窯址被破壞，由於國家財政枯竭，分院經營並不順利。因財政問題，王室器皿的燒造甚至也曾被中止了整整一年。在此過程中，仁祖（1623-1649）以後，為

了克服這樣的考驗，實行了分院制度的整頓，通過代替青花瓷的鐵繪白瓷進行了脫胎換骨。

首先是因接二連三的戰爭而疲憊不堪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於明清交替而產生混亂的對中關係，青花顏料回回青很難再高價進口。例如，當時朝廷需要青花瓷，命大臣們獻上，但大臣們卻獻上了沒有蓋子且部分破損的青花龍樽。雖然聽起來比較寒酸，但在各種年禮中，每當需要青花瓷龍樽時，也會使用在初燒器上畫了紋樣的假龍樽。¹³除使用假畫龍樽外，甚至乾脆從中國買來了一對畫龍樽，或因不合適而最終只好製作鐵繪白瓷來代替使用。

鐵繪白瓷的顏料是含有氧化鐵的礦物，在朝鮮被記錄為石間硃。事實上，在高麗時代的鐵繪青瓷中也可以看到使用氧化鐵顏料的裝飾技法。鐵繪白瓷在十七世紀迎來了全盛期，不僅是官窯，連地方窯也進行了廣泛製作，現在很多地方窯中都發現了鐵繪瓷器的瓷片，這是因為顏料很容易得到，且操作容易；只是由於惡劣的製作環境，十七世紀鐵繪白瓷在原料精製上存在很多問題，所以呈現出灰白色。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鐵繪白瓷也展示了其獨特的樣式和繪畫性，乾淨柔和地完成了自然的濃淡表現和精巧的線描，這不僅體現了從不懈的努力和實驗的結果中獲得的裝飾技術，還體現了顏料的精製度得到提高，處理手法也變得更加成熟。

十七世紀，朝鮮白瓷器形的變化以及官窯、地方窯都迎來鐵繪白瓷的全盛期，出現了具有獨創性和特色的紋樣與形態。直到十七世紀前半期，官窯還同時出土了白瓷和青瓷，但在此之後就看不到青瓷的痕跡了。

這一時期王室白瓷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在器物底部刻干支銘。干支銘瓷器存在於十七世紀初到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在器物底部用陰刻

的技法在干支後刻左、右或數字，與十五世紀在白瓷底部刻天、地、玄、黃等，十六世紀刻左、右的情況不同。據推測，像這樣將干支用陰刻的方法標記製作時期，是爲了防止貢瓷的流失或加強生產監督的一種手段。

其次，朝鮮前期看不到的釉裡紅白瓷也在這時登場。不僅是官窯，地方窯的生產也十分活躍，這可以認爲是由於戰爭帶來的身分變動和十七世紀後期以後商業的發達所致。

〈白瓷鐵繪梅竹紋壺〉（圖8）是十七世紀前半期最具代表性的鐵繪白瓷，是一件表現了灑脫的留白、文氣十足的梅花與竹子的優秀作品。一枝竹子由三葉或四葉組成，在葉子的末端筆鋒像畫上句號一樣俐落地結束，濃淡對比十分自然。茂密而筆直地向左右舒展的竹葉很好地體現了竹子的象徵性。柔和圓潤的梅花葉片也與飽滿的器形相呼應。



圖8 17世紀 白瓷鐵繪梅竹紋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treasure/view?relicId=1484，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



圖 9 17 世紀 白瓷鐵繪雲龍紋壺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
https://gwangju.museum.go.kr/prog/relic/kor/sub04_01/possessionGoods.do，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圖 10 17 世紀末 白瓷圓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
<https://reurl.cc/z6pv4a>，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接下來，〈白瓷鐵繪雲龍紋壺〉（圖 9）展現了十七世紀樣式化的雲龍紋。突出的嘴和誇張的牙齒、油光滑亮向上直立的髮鬚以及用飛筆畫出的雲和身體輪廓線，在朝鮮整個時期來看都非常獨特。雲龍紋壺的龍紋本身就象徵著王室，因此主要被用於王室禮儀上，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地方窯中也製作了表現手法較為簡單的雲龍紋壺，可見民間對此也非常喜愛。

從十七世紀末開始，青花瓷的生產也漸漸重新恢復，隨著分院穩定，原料的確保，精製程度也得到了提高，釉色也從灰白色逐漸變成了純白色。器形和紋樣上也有所變化，特別是壺，出現了上下左右大小相似的圓壺，即大壺。（圖 10）

三、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被稱為朝鮮白瓷的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新樣式，分院的生產體制得到了穩定，製作技術也得到了飛躍的進步與發

展。這是由於隨著經濟上的穩定以及對朝鮮固有性自信的恢復，對清朝認識的變化以及活躍的交流所致。開始重新從中國進口「回回青」，盡情展示朝鮮士大夫美感的高繪畫性青花瓷以新的面貌出現，出現了前代看不到的山水紋，參考畫譜的紋樣在乳白色的釉面上展現出優美的藍色。隨著兩班人數的增加，文具類的生產也增加了，又由於飲食文化多樣化，各種各樣的食器也開始生產了出來。出現了擔任白瓷流通角色的沙器廬，以及供給劇增的王室宴禮瓷器的貢人。在這種情況下，隨著經濟上的寬裕和與中國的活躍交流，清朝華麗的器皿被進口到了朝鮮。當時，朝鮮士大夫們通過不斷的燕行，逐漸了解清朝不是克服的對象，而是學習的對象，這使人們對中國文物有了新的認識，對他們的陶瓷取向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首先，進入十八世紀，戰亂以後曾不斷陷入混亂的分院制度的整頓工作結束了。對全國

的白土產地進行了試驗，確定了優質原料產地，方便原料供求和運輸。肅宗二十三年（1700），爲了分院能順利地運營，允許工匠在燒造器皿時，分出一部分來製作可以販賣的私燔器皿。另外，爲了尋找燃料，英祖二十八年（1752），將每十年移動一次的分院轉移到更方便水上運輸的分院里。¹⁴而燃料的籌措則由對經過附近漢江的船隻徵稅的分院江木物收稅制等進行。

廣州、晉州、昆陽、楊口等地是法典中記載的主要胎土原料產地，昆陽土作爲釉料原料的水乙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¹⁵這些原料是從江源道和慶尙道等地用船運到漢江邊的分院的。

另外，分院在每年上貢的白瓷以外，增加了王室宴會用的別燔器皿，分院經費增加，運營逐漸遇到了困難，工匠的待遇也降低了。爲了克服這點，在進入十八世紀後，開始允許分院工匠將生產白瓷的10%拿到市場上販賣。因此，原本是王室專有物品的青花瓷，不僅是普通士大夫，就連富有的中人階級也能夠廣泛使用，器物象徵身份的作用逐漸減少。特別是裝飾過多的白瓷製作上需要不少財物，因此，擔憂社會整體奢侈風潮的英祖在英祖三十年（1754）曾對青花瓷下達禁制令。¹⁶但是，除了已經有龍鳳紋等象徵王室的器皿之外，青花瓷已經廣泛流通，無論何人，只要有財貨就能夠擁有最高級別的分院瓷器。

英祖年間（1724-1776）是在白瓷製作技術和樣式、生產體制中發揮朝鮮固有性而欣欣向榮的時期。分院白瓷生產的最高贊助者國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擅長詩書畫的英祖自己早年也曾擔任過司饗院的都提調。¹⁷當時，爲了防止分院官員從中間截取器皿，還用氧化鐵顏料之一的石間朱寫上「進上茶瓶」後進貢。¹⁸亦會親自畫山水，花卉等瓷器的底稿，命令到分院燒製。¹⁹

另外，進入英祖年間以後，十分值得關注的是，山水紋出現在白瓷上。直到十七世紀，山水紋都還沒有出現在白瓷上。大概十八世紀初，被正式允許私燔，士大夫階層躍升爲主要需求層，並開始著眼於象徵王室的圖案以外的紋樣。像中國《芥子園畫譜》這樣的畫譜的傳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繪畫和陶瓷的正式相遇也正始於白瓷上的山水紋飾。在這個時期經常發現青花白瓷紋樣中，除了傳統的雲龍紋、梅竹紋、花鳥紋外，還增加了石竹、蘭草等草花紋和吉祥紋等。

進入正祖年間後，英祖以來被認定爲是奢侈品的青花瓷和放入匣鉢燒造的器皿，受到了來自認爲儉素是德的正祖更嚴厲的限制。正祖十九年（1795）正式禁止各種奇巧的甲燔瓷。²⁰在正祖的政策背景中，分院在原來的貢瓷以外，另行製作的「別燔」瓷器與放入匣鉢燒造的「甲燔」瓷器的生產增加，減輕分院工匠痛苦的同時，也有通過抑制奢侈品的生產來調整物價的意圖。



圖 11 18 世紀前半 白瓷鐵繪葡萄紋壺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E1g3em>，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圖 12 18 世紀後半 青花鐵繪釉裡紅菊草蟲紋瓶 韓國潤松美術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A06Qa3>，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但是，深入干預分院經營的宗親提調們仍然像以前一樣不顧王的禁止措施，爲了自己的私利違背施策，部分官員公然主張製作技巧精湛的瓷器。當時分院生產的白瓷由各種大小的碗、大碗、碟子、小碗等食器，進獻到各司。食器的流行反映了經濟上的寬裕和多樣化的飲食生活。

〈白瓷鐵繪葡萄紋壺〉（圖 11）被推定爲十八世紀初的作品，是將整個器皿分成兩部分製作後拼接而成的大型器物，但由於原料問題，仍然殘留了拼接的痕跡。上半部分畫了葡萄藤和唐草紋，對角線斜下來的枝幹用濃墨勾勒，將舒展著的葉片與葉脈一起詳細刻畫後，施了一層薄薄的淡彩。下面是大小不同的圓圓的葡

萄粒，濃淡表現自然。展現了與當時流行的墨葡萄圖相似的樣式。

接下來，〈青花鐵繪釉裡紅菊草蟲紋瓶〉（圖 12）釉色乳白，是由讓人聯想到大壺圓潤的腹部與挺拔的頸部構成的瓶，紋樣是由與當代最優秀的畫家鄭敷（1676-1759）的草蟲圖類似的布局進行裝飾。器物腹部繪有以柔和的 V 字形伸展的樹枝，稀稀落落左右垂下的葉子和紅菊、白菊，以及單獨製作，貼附在器物上的盛開著的褐色花朵。其是用鈷、氧化鐵、氧化銅一起著色的特殊例子，有格調地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朝鮮的華麗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器皿。

在十八世紀青花白瓷中登場的山水紋中，描繪中國洞庭湖八景的「瀟湘八景」經常被當作素材來使用。〈青花山水梅竹紋壺〉用南宗畫風描繪了洞庭秋月（圖 13）和山市晴嵐。洞庭秋月是以熟練的筆觸在雙線的菱花窗內，將岳陽樓安排在畫面右下角，遠景中清晰地畫上被波浪包圍的山峯和月亮，可以很容易地確認是洞庭秋月。

另外，以壽福爲首的多種象徵意義的吉祥紋也開始流行。比如，從中國傳入象徵著喜事傳來的虎鵲紋，傳入朝鮮後，在各式的青花瓷（圖 14）上都能看到喜鵲與老虎開心嬉鬧的場面。硯滴和筆筒等文具也在該時期大爲流行。

四、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動，白瓷需求層進一步擴大。隨著學習清朝的「北學」思潮興起，開始了對中華風外觀的模仿，富裕階級對中國和日本瓷器的喜好，對奢侈品的偏愛等，由此，裝飾華麗的瓷器更受歡迎。特別是需求層的擴大和中國陶瓷影響的強化，成爲了吉祥紋成爲主流的巨大背景。



圖 13 18 世紀 青花山水梅竹紋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search/view?relicid=1528，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圖 14 18 世紀後半 青花虎雀紋壺 韓國國立慶州博物館藏 LEEUM 博物館，《朝鮮的白瓷，君子志向》，首爾：LEEUM 博物館，2023，頁 229。

這一時期的白瓷除了傳統的祭器和食器、文房具、化妝用具外，還有多種生活用具等。隨著飲食種類的擴大，飲食生活也發生了變化，青花瓷食器組，特別是陽刻食器組比青花食器貴二兩，且非常受歡迎。再者，出現了主題多樣的象形硯滴，有鯉魚、獬豸、鶴、柿、桃、金剛山、扇、家屋、蟾等。此外，也有使用透雕技法並利用倒流原理製作的白瓷硯滴（圖 15）等技巧高超的瓷器。

另外，模仿中國的器形或紋樣的青花、鐵繪、釉裡紅的混用也相對頻繁，還經常發現像單色釉瓷器一樣，整個器皿都塗成單色的瓷器。而紋樣的筆法水平降低，這是因為紋樣主要是由工匠來完成的，而不是畫員。由於青花顏料價格的下降，青花瓷需求增加了，因此除了畫員之外還需要工匠，其時期推測為十八世紀中

期以後。但遺憾的是，在十九世紀以後，由於過度的裝飾性，再也看不到十八世紀白瓷所表現出的幹練的空間感和留白美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吉祥紋為中心，通過更加單純的構圖和抽



圖 15 19 世紀 青花透雕雲龍紋硯滴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MyWGyL>，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圖 16 19 世紀 青花釉裡紅十長生紋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museum.go.kr/site/main/relic/search/view?relicId=1372>，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15 日。

象的表現等，成功展現了另一種美的世界。

〈青花釉裡紅十長生紋壺〉（圖 16）極好地展現了只有在十九世紀的青花瓷中才能感受到的大膽的省略和浮誇的表現手法。祈願長生的「十長生」的要素，不顧大小和特點地排列在一起，但所有的要素都具有栩栩如生的動感。雲中飛翔的鹿、將頭轉向後方的龜以及高聳的赤松，能讓人感受到稚拙與超越事實性的十九世

紀朝鮮白瓷的風采。

另外，在十九世紀末，分院因經營不善和從中詐取等原因，器皿被視為商品，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很難維持現有的生產體制。最終由於王室財政的困難，1884 年，分院最終轉變為半官半民形式的分院貢所。此後，朝鮮白瓷在市場競爭中被擠出，像朝鮮的命運一樣，逐漸失去了王室瓷器的地位。

作者為韓國高麗大學文化遺產融合學部考古美術史研究所教授

註釋：

1. (朝鮮)成俔，〈分院〉或「分院」，《慵齋叢話》，卷 10，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合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7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頁 250-251。
2. 「吏曹所屬（中略）司饗房」，見《太宗實錄》，卷 9，「五年三月一日（丙申）」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7^^8021100200030005000100030001^3@@@13577301#top>（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5 日）。
3. 《世宗實錄》，卷 19，「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丙午）」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7^23876430^803^^8021100200040008000100010023^P@@@959528956#top>（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5 日）。

4. 「改司饗房爲司饗院始置祿官」，見《世祖實錄》，卷42，「十三年四月四日（己亥）」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7^^8021100200070015000200010003^1@@@1708335282#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5. 《世祖實錄》，卷39，「十二年六月七日（丙午）」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7^^8021100200070014000200020006^1@@@502260203#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6. 《承政院日記》，冊2287，「純祖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辛未）」條。可參見《國立韓國歷史研究所》<https://sjw.history.go.kr/id/SJW-H33020300-01800>（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7. 《完文》（奎章閣，古4259-44）。可參見奎章閣韓國研究所，《漢城大學奎章閣檔案館》https://kyudb.snu.ac.kr/book/view.do?book_cd=TM18670_00（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8. 《世宗實錄》，卷27，「七年二月十五日（乙卯）」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7^^8021100200040010000100020015^1@@@1717886910#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9. 《世宗實錄》，卷62，「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庚辰）」條；《世宗實錄》，卷116，「二十九年六月三日（甲子）」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7^^8021100200040018000400020001^1483@@@175383858#top> 及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3^^8021100200040032000200040003^P@@@2052614408#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10. 《世祖實錄》，卷1，「元年閏六月十九日（癸亥）」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3^^8021100200070003000100010009^N@@@718592569#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11. 「世宗朝御器專用白磁至世祖朝雜用彩磁」，〈朝鮮〉成倪，〈分院〉或「分院」，《慵齋叢話》，卷10，頁251。
12. 「磁器每歲司饗院官率畫員監造御用之器」，收入〈韓〉李符等增修，朝鮮史學會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京城都：朝鮮史學會，1930），卷6，「京畿道·廣州牧·土產」條，頁7。
13. 《光海君日記》，卷127，「十年閏四月三日（辛酉）」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3^^8021100200150001001100050003^P@@@1711409660#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方炳善，《朝鮮後期白瓷研究》（조선후기 백자 연구）（首爾：一志社，2000），頁26-27。
14. 《備邊司謄錄》，冊120，「英祖二十七年二月一日」條。可參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十二》（首爾：東國文化社，1958），頁115；《輿地圖書》，「京畿道·陽根·物產」條。可參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輿地圖書·上》（首爾：探求堂，1973），頁142。
15. 《續大典》，卷6，〈工典·雜令〉。可參見《國立韓國歷史研究所》http://kyudb.snu.ac.kr/pf01/renderer/img.do?item_cd=JRD&book_cd=GK01926_00&vol_no=0004&page_no=0089（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16. 《英祖實錄》，卷82，「三十年七月十七日（甲午）」條。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8^856893967^803^^8021100200210031000200010014^N@@@719587929#top>（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17. 《增補文獻備考》，卷222，〈職官考·九〉，「司饗院」條。可參見《高麗大學海外韓國學資料中心》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本 http://kostma.korea.ac.kr/viewer/viewerDes?uci=RIKS+CRMA+KSM-WZ.1908.0000-20090715.AS_BC_211&bookNum=&pageNum=（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國學振興研究事業推進委員會，《韓國學資料叢書十二·英祖莊祖文集——御製集慶堂編輯·凌虛閣漫稿》（京畿道：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7），卷6，〈劇院記憶〉，頁24。
18. 《承政院日記》，冊648，「英祖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丁未）」條。可參見《國立韓國歷史研究所》<https://sjw.history.go.kr/id/SJW-F03100210-02400>（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19. 金時敏，〈謹題御畫帖子後〉，收入氏著，《東園集·卷7·雜著》，見《韓國文集叢刊DB資料庫》<http://db.mkstudy.com/zh-tw/mksdb/e/korean-literary-collection/book/reader/9174/?sideTab=toc&contentTab=text&articleId=1455800>（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
20. 《日省錄》，「正祖十九年八月六日（甲申）」條。可參見《한국고전종합DB》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JT#dir/node?grpld=&itemId=JT&gubun=book&depth=5&cate1=&cate2=&dataGubun=%EC%B5%9C%EC%A2%85%EC%A0%95%EB%B3%B4&dataId=ITKC_JT_V0_A19_08A_06A_00050（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